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一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纂

道學崇詘

高宗紹興元年秋七月丁亥詔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畧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潛心大業

高明自得之學可信而不疑而浮偽之徒自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

六年十二月左司諫陳公輔請禁程氏學從之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帝渡江復尊尚程頤之學至是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

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説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濶歩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者非也誠恐士習從此大壞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一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臣僚所奏可布中外使知朕意時方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葢有所指云

七年五月張浚薦胡安國帝召之安國聞陳公輔請禁

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於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濶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

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願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安國遂辭台命

孝宗淳熙五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未幾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

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而别為洛學飾怪驚愚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從之

十年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先是朱熹為浙東提刑行部至台州知州事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劾治之仲友與宰相王淮同里且為姻家淮由此怨熹欲沮之風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説淮又以太府丞陳

賈為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未嘗不同既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偽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所為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偽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

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于正無或肆為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世後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為賈所攻言于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

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所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懷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為姦眞僞相亂爾

十五年六月除朱熹為兵部郎官先是熹以周必大薦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

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以清要不復以州縣煩卿奬諭甚渥遂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輙攜門生數十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徒迭爲游説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

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程頤張載之學教之然也望將熹停罷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於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

異或以為植黨近又刱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輙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缺以好學為己愆札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鮮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粟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詞無實讒言横生良善受禍

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絶欺罔于既形摧折暴横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報詔熹仍赴江西熹力辭不赴

光宗紹熙元年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係焉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强國之術而國勢奠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歴嘉祐盛矣不

幸而壞於熈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兇得志絶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己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夫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偏黨

為主而一歲之内斥逐紛紛往往納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事勢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冀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税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

寧宗慶元元年六月右正言劉德秀請考核道學真偽

從之先是上在嘉府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先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須尋天下第一等人物先宗問為誰裳以朱熹對直講彭龜年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及上即位宰相趙汝愚首薦熹遂自潭州召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熹在道聞近習已有用事者即具奏言幸門一開其弊將不可復塞及至每進

講務積誠意以感動上心上亦稍稍嘉納焉熹復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時韓侂胄方用事熹意盖指侂胄也侂胄由此大恨使優人峩冠濶袖象大儒戲於上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遂出内批罷熹經筵除宫觀熹去侂胄益無忌憚矣其黨復為言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

罪當名曰偽學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曰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鋭意恢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奸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於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司業汪逵入劉子辯之德秀以逵為狂言亦被斥秋七月御史中丞何澹上疏言紹興間諫臣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

之學皆有尚同之弊高宗皇帝親灑宸翰有曰學者當以孔孟為師臣願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勵天下使天下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衆人得而指目亦不必以同門之故更相庇護是者從其為是非者從其為非朝廷亦惟是之從惟善之取而無彼此異同之別聽言而觀行因名而察實録其真而去其偽則人知勉勵無敢飾詐以求售士風純而國是定將必由此上是之詔榜于朝堂既而吏部郎官糜師旦復請考核

真偽被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貴模者指論太極圖亦被賞擢何澹復上疏言在朝之臣大臣旣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二年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翥與劉德秀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録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准

西總領張釜上言邇者偽學盛行賴陛下聖明斥罷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為前日之習願明詔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使偽言偽行乘間而入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釜尚書左司郎官　八月申嚴道學之禁時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帝頗知其非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上疏言自今舊

奸宿惡或滋長不悛臣等不言恐誤陛下之用人且俟其敗壞國事如前日而後言則徒有噬臍之悔願下此章播告中外令舊奸知朝廷紀綱尚在不致放肆從之

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太常少卿胡紘上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動揺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

之以奠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遂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大理司直卲褒然言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塲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詔偽學之黨勿除在内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鑒元祐調停之説杜其根原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説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

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十二月削秘閣修撰朱熹官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買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遂六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秘閣修撰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洶洶爭欲以熹為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

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鷄斗酒山中未為乏也及是為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自任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為小官時嘗採摭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論熹剽竊張載程頤之緒餘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潛形匿迹如鬼如魅乞加少正卯之誅以為欺君罔世汙行

盗名者之戒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編管别州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嚞上書乞斬熹以絶偽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獲免

三年十一月知綿州王沇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曽受偽學舉薦關陞及刑法亷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宰執則有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等四人待制以上則有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似章頴鄭湜樓鑰林大中黄由黄黼

何異孫逢吉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光祖吕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李壆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黄度張體仁蔡幼學黄灝周南吳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范仲任張致遠等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吕祖泰等八人共五十九人

四年五月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徼幸之徒

倡為道學之名聾瞽愚俗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陛
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竄免餘悉不問所以存全
之意可謂至矣奈何習之深者怙惡不悛日懷怨望反
以元祐黨籍自比臣願特降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
然知邪正之實庶姦偽之徒不至假借疑似盜名欺世
帝從之為下詔戒飭
六年三月朱熹卒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偽徒聚
于信上欲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

謬議時政得失乞下守臣約束從之

嘉泰二年二月弛偽學黨禁時韓侂胄己厭前事張孝伯謂之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侂胄然之故有此令

嘉定四年十二月著作郎李道傳上奏言孔孟既没正學不明漢唐非無儒者然於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真理未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於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數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

名之臣不過極其天資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于本朝河洛之間大儒並出於是孔孟之學復明於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說而推明之擇益精語益詳凡學者修己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粗殆無餘蘊誠使此學益行則人才衆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權臣顧以此學為禁十數年間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禁雖除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說臣竊謂當世先務莫

要於此今有人焉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肯苟進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忍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陛下特出明詔崇尚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誤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厲激

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臣聞學莫急於致知致知莫大於讀書書之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於是乎在臣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務求所以教育天下人才為國家用臣聞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於朝乞以邵雍程顥程頤張載

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掞之亦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敦頤臣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掞之所常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所益甚大其所闕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缺而已陛下不以臣言為迂誠能下除禁之詔頒四者之書定諸儒之祀三事既行人心興起當見天下之才

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歳加一歳其或不然臣請伏妄言之罪會西府中有不喜道學者未及施行

九年春正月潼川府路提點刑獄魏了翁狀奏臣竊見故虞部郎中周惇頤嘗為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决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向風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惇頤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耳

葢自周衰孔孟氏没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其歸醇質者滯於呫嗶訓詁儁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淸虛寂滅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不可救藥惇頤獨奮乎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賾建圖著書闡幽抉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葢有不足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

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絶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為不小臣愚欲望聖慈先將惇頤特賜美諡其於表章風厲益非小補詔下太常定議

十三年追諡周惇頤曰元程顥曰純程頤曰正從魏了翁任希夷之請也

理宗寶慶三年春正月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

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嘆慕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　三月朱熹子工部侍郎朱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

紹定二年九月改封朱熹徽國公用鄒兖例也

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絶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

明辨折衷融會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副朕崇奬儒先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　丙午封周惇頤為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　戊申視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曾慶講禮記大學篇諸生推恩錫帛有差製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

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按宋世道學之傳自周惇頤始惇頤授之程顥及其弟頤而其學始盛同時張載邵雍與顥兄弟實相師友雖立言各成一家至澤於仁義道德不求同而自不能異程氏之門人則謝良佐游酢楊時尹焞最著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受學於侗熹出而程氏所傳之學始發明無遺蘊其與熹同時而志同道合者為張栻呂祖謙持論異者為陸九齡兄弟今自惇頤而下畧採師友淵源所自以

見一代道脉之大較云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黄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鋭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好讀書雅意林壑不為人事窘束世故拘牽不由師傳黙契道體嘗著太極圖說明天理之根原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静静而生

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

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程顥程頤受業每令尋孔顔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見惇頤惇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

程頤髃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學者稱為濂溪先生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顥資禀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寛而有制和而不流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極其德美非形容所可及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之六經而後得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

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見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其卒也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

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道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道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程頤字正叔自幼非禮不動其為學

之要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嘗作顔子好學論曰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顔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顔子所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

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其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

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葢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

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者也今謂可學而至豈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後人不達以為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

記巧文麗詞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頤所著惟易傳為成書尹焞謂頤踐履皆易作傳只是因而寫成其自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識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餘載之後悼斯文之堙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

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詞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

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游酢楊時從頤學一日頤坐而瞑目久之覺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出門外雪深尺餘其師道尊嚴如此　張載字子厚鳳翔人少孤無所不學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告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也又訪之釋老之書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於京師共語道學渙然自信曰吾

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熈寧中被召以

事辭歸築室南山下弊衣蔬食專精治學以知人而不

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自秦漢以來學者之大

弊也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

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

息也嘗以定性之學問于程顥顥答書曰承諭定性未

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

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

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

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

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載得之大悅載所著有西銘正蒙而西銘最為一時儒者所服其言曰乾稱父坤稱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

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

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楊時嘗問程頤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頤荅曰西銘推理以存義廣前聖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二本之弊私間而失仁無分之弊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邵雍字堯夫范陽人

雍少篤學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卧不就枕席者數年嘗以為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其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通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襍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易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自著無名公傳曰無名公

生于冀方老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二三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於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今遂盡古今之情已之滓十去其八九矣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于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羣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于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

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于四方之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又考之于天地天地不對當是時也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為無名公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況於人乎故

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强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初見程顥受學甚篤後又事程頤頤嘗揖良佐謂朱公掞曰此人為切問近思之學或問良佐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為用若不用則何止問子莫不用否曰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語被伊川一語壞却二十年曾往見伊川伊川

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發得大早再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是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語轉却曰當了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語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善鍛鍊人既說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初以文學知名於時程頤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程顥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白酢職學事酢

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呂居仁曰定夫後更學禪居仁嘗以書問之荅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　尹焞字彦明洛陽人從程頤學頤教人專以敬以直内為本焞獨能力行之嘗言伊川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内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往年先生

自涪陵歸日往見之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可輕說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初舉進士得官聞二程之學即往從之程顥見時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時歸閒居累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畜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學者稱為龜山先生

羅從彥字仲素南劒人初為博羅

主簿聞楊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從彦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絶意仕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從彦嘗與人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徒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

之者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其議論醇正類此　李侗字愿中劍浦人初受學於羅從彥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絶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云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為延平先生　朱熹字元晦新安人父松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屏山

劉子翬三人者喜松疾革命熹父事此三人且稟學焉子翬嘗告熹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所謂不遠復者吾三字符也既而熹復受學於李侗侗亦父友也熹言自見李先生為學始就平實乃知向者從事釋老之說皆非侗與人書曰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有如此者且别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

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熹生平於書無所不讀於義理無所不究極而其綱領樞要則在中庸未發一語先後與張栻論之最詳其言曰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

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静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静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静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

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發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真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賢

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中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門人黄幹狀熹行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

傳之道一旦豁然如日中天昭晰呈露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張栻字敬夫廣漢人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從胡宏仁仲問程氏學宏一見知其大器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以書質之宏喜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録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為人表裡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朱熹每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

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嘗有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吕祖謙字伯恭婺州人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汪應辰林之奇胡憲游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洛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懥渙然氷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

將以開物成務旣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祖謙嘗與朱熹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絶利之原凝聚停畜方始收拾得上又與張栻書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欲粗薄故却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積畜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説有餘其自克治如此學者稱為東萊先生

陸九淵字子静金谿人少有異禀三四歲時侍父賀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

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嘗讀書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曰宇宙內事即己分內事己分內事即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初九淵之兄九韶嘗有書與朱熹論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掖終為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熹答云不言無極則

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九韶不以為然詆濂溪不已九淵乃復與熹書為申其辨畧曰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名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無有也熹荅曰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此豈眞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氣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謂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謂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

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九淵終不以熹言為是再書辨之詞加憤厲熹答以為凡辨論亦須平心和氣反覆精詳務求實是乃有歸着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之意乎如曰未然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

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熹又嘗言子靜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生而穎悟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録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涵泳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絶頂於書無所

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行於世其論經世書曰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可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歲有三十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月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為三百六十故元會

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為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朓朒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歷數名家者

惟太祖大衍耳太初以四千六百六十七歲為元以八十一為分大衍之歷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為元三千四十為分皆附會牵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乎其竄道州也郡縣逮捕甚急元定色不為動與季子沉徒步就道熹與從游者百餘人餞别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逆乎杖

屨同其子沆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于言面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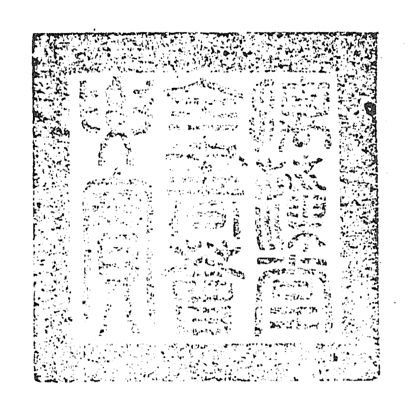
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

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

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

媿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

卒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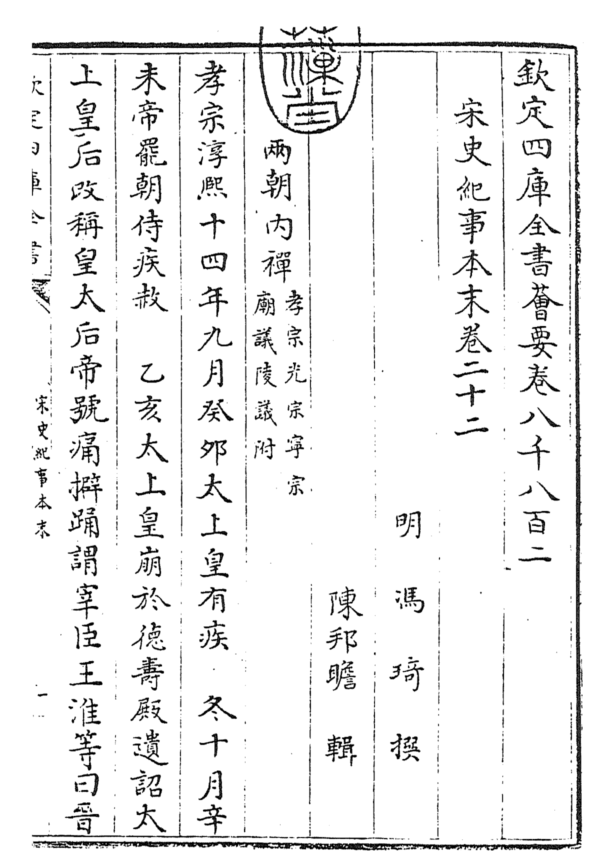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二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輯

兩朝内禪 孝宗光宗寧宗 廟議陵議附

孝宗淳熙十四年九月癸卯太上皇有疾 冬十月辛未帝罷朝侍疾赦 乙亥太上皇崩於德壽殿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號慟擗踊謂宰臣王淮等曰晉

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議之自我作古何害辛巳詔曰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可令有司討論儀制以聞尤袤典禮定大行皇帝廟號高宗翰林學士洪邁獨請號世祖袤率禮官顏師魯等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為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為宋太宗自真宗

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為父屈
示有尊也太上親為徽宗子子為祖父為宗失昭穆之
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為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
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
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下
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袁土議如
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
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為

有證遂從初議乙酉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内不許戊子帝衰經御素輦還内　十一月己亥帝始以白布巾袍視事於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宫則衰經而杖如初因詔太子參决庶務於議事堂左諭德尤袤言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

以彰殿下令德庚子皇太子三辭參決不許辛丑帝詣

德壽宮禫祭百官釋服甲辰群臣三上表請御殿聽政詔俟過祔廟

十五年春正月丁酉朔詣德壽宮几筵行禮　三月

庚子上大行太上皇謚曰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廟號高

宗用翰林學士洪邁議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

享高宗廟庭秘書少監楊萬里以張浚有社稷功請用

浚配享不聽　丙寅權攢高宗於永思陵

夏四月壬申帝親行奉迎虞主之禮自是七虞八虞九

虞卒哭奉辭皆如之丙戌祔高宗主於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絰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内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十六年春正月丙申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帝自高宗崩即欲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祀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莫大于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將退休矣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

詔專以奉几筵以畀高宗三年之制而進必大為首相
乙巳皇太后移御慈福宮更德壽宮為重華宮　二
月壬戌下詔傳位於皇太子太子即位帝素服退居於
重華宮辛未尊帝為壽皇聖帝皇后為壽成皇后皇太
后為聖壽皇太后大赦　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
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出
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
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性悍妬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

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

壽皇亦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

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為后　三月己亥子擴進

封嘉王李后所生也

光宗紹熙元年春正月丙辰帝朝壽皇於重華宫

二年十一月辛未帝有事於太廟后殺貴妃黄氏初帝

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宫帝疑之不能自解會

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宫授之宦者遂訴

於皇后曰太上合藥一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李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内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盒於帝啟之則宮人兩手也至是以黄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壬申冬至郊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黄壇燭

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内視之且責后后怨益深

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　三月辛巳帝疾稍愈始御延和殿聽政以子濤為安定郡王帝自有疾重華溫凊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至是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為請者甚衆至有叩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為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既

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為憂　夏四月戊午帝始朝重華宮　五月帝有疾不視朝　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帥百官詣重華宮稱賀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黄裳御史黄度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秘書郎彭龜年復上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宫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宫之旨蓋為陛下辭責於人使人

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鬬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伏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内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

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鑾輿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懽然宗社有永不亦幸歟踰年又以書諭趙汝愚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更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是月皇后歸謁家廟推恩使臣鄧從訓等一百八十人

四年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 三月辛巳以趙汝

愚同知樞密院事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諭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　五月己巳親策禮部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陳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陛下於壽皇涖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

之美觀也哉上得之大喜以為善處人父子之間擢為第一　秋七月壬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　九月庚午重陽節百官上壽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召内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重華宫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甞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

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趨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傅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秘書郎彭龜年

禮部侍郎倪思國子録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會上
召嘉王倪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
上為動容時李后寖與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於濼因
奏言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
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至於陰陽易位内外無别甚
則離間父子漢之吕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
公也帝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
黨不逮也上怒思出知紹興府　冬十月工部尚書趙

彦逾等上書重華宫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黄裳請誅内侍楊舜卿彭龜年奏言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為職車駕不過宫問安如此書者殆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

切哉是時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亦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　十一月趙彥逾復力請帝朝重華宮帝始往朝尚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聽

五年春正月癸酉壽皇不豫　夏四月壽皇疾浸革羣臣數請帝問疾重華宮皆不報帝與皇后幸玉津園兵

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宮且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内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侍講黄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

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甃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事何大於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日昃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秘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以請陳傅

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内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不報　五月壽皇疾大漸欲一見帝數顧視左右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内侍闔門痛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入對帝令知閤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至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

憂甚侂冑奏曰昨傳旨宰執出殿門令乃出都門請自
徃宣押入城於是正及趙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
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
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輙入宮禁乎點
引辛毗事以謝且曰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
之不速耳從官及彭龜年黄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
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為之感動　六月戊戌夜
壽皇崩年六十八是夕重華宮内侍訃於宰執私第趙

汝愚恐帝疑惑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昃不出太宗正丞李大性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况金使祭奠當引見於北宫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不為衰者聞子皐将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盖言成人畏子皐之来方為制服乃子皐為之非為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将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

傳吳琚請壽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内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寧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稱首即位之初銳志

恢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隙可乘然易表為書正敵國禮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寖異於前日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忌帝之將有為也惜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無愧矣

乙巳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

丁未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决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帝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乙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　秋七月辛酉留正因朝佯仆於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

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遁去

甲子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時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徐誼以書誚汝愚曰自古人臣為忠則忠為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

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知閤門事韓侂胄琦五世孫憲聖女弟之子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閤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内禪議遣侂胄請於太后侂胄因所善内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逡巡將退内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

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頼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太后因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后於壽皇梓宫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内關

禮使傅昌朝密製黄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禫
祭汝愚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甲子羣臣入王
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宫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
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
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旨取
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
兹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册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
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

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

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奠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登御座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命聖卿往南內請八寶初猶靳與舜卿傳奏皇子即位乃得寶出汝愚即衰次召還留正尋詔即以寢殿為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力也　乙亥侍御史章穎等劾內侍林億年陳源楊舜卿詔奪舜卿官億年常州居住源撫州居住

冬十月庚寅更號泰安宮為壽康宮　閏月庚申詔議祧廟時以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曹三復皆請併祧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至是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以為藏之夾室則是以子孫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又擬為廟制以

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乃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别廟以奉四祖　十一月辛亥詔行孝宗皇帝三年喪先是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黄之制時朱熹在講筵奏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以日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策為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

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擬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
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
追改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
之制中外百官皆以凉衫視事蓋用熹言也　乙卯攢
孝宗於永阜陵先是趙彦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
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别求吉兆詔集議朱熹
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
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寧宗慶元六年六月乙酉太上皇后李氏崩謚曰慈懿

八月辛卯太上皇帝崩廟號光宗史臣曰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即位之初總權綱屏嬖倖薄賦寬刑有可觀者及夫宮闈妬悍閹寺交搆驚憂致疾孝養日怠孝宗之業衰矣

韓侂冑專政

光宗紹熙五年秋七月甲子皇子擴即位　乙丑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冑則其季父也被選

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為后　已巳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　己亥復召留正赴都堂治事趙汝愚乞免兼參知政事乃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　戊寅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為武寧軍節度使辛巳以趙汝愚為樞密使壬午以韓侂胄為汝州防禦使初侂胄欲推定策功意望節鉞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豈可言功惟爪牙

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達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觖望與知閤劉弼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八月丙辰内批罷左丞相留正時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

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山陵不合侂胄因間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　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懟憤羅點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　九月壬申以京鏜僉書樞密院事初帝欲除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鏜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自助鏜時已變素守羣憸附和視正士如仇讐衣冠之禍自此始　冬十

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時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閤門事劉弼亦以不得與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問計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弼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沭等牽連以進言

路皆侂冑之人排斥正士侍講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冑會龜年出護使客不果熹復貽書汝愚當以厚賞酬侂冑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踈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黄度將上疏論侂冑之姦侂冑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冑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未幾復内批罷侍講朱熹熹事見道學紀游仲鴻上疏曰陛下

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黄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日講官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為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王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内批非盛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為相常積内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皆不報　十一月庚戌

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初詔侂胄可特遷二官侂胄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官為宜州觀察使怒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承旨　十二月乙丑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見韓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上疏條奏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托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為後患上覽奏駭曰侂胄朕托以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龜年又言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

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偘胄俱請祠帝欲两罷其職陳騤進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内批龜年與郡偘胄進一官與在京宫觀給事中林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舊僚一朝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数月間或死或斥頼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孜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不遠則復侍左右留者納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而命偘胄以外任則

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上批龜年已為優異侂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與鑰同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為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為過龜年既已決去侂胄難於獨留宜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由是侂胄愈横御史中丞謝深甫劾陳傅良罷之　已已陳騤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陳騤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

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于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時彥逾為工部尚書自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於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寧宗慶元元年二月戊寅罷右丞相趙汝愚初韓侂胄

欲遂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甲申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恩咨命提舉洞霄宫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有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

傾安社稷以為悦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坐無貶詞

亦免官兵部侍郎韋顗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

者卿等謂何顗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

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

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壽皇崩兩宮隔絶中外洶洶

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君喪無主國命如髮

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揺天下復安社稷

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直節拂

鬱黷闇何以示後世知臨安府徐誼素為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及預防侂胄之姦侂胄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為黨皆斥之　夏四月丁巳太府寺丞呂祖儉奏言趙汝愚之忠韓侂胄怒曰呂寺丞乃與我事耶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則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

聽所共寧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
事必將相視以為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
豈國家之利耶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
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
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
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
執蓋以其事關貴近深慮乗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
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

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暬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閒得聞
者車馬輻輳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
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
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内
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
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
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憂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
者寖寡也疏上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

舍人鄧驛繳奏祖儉不當貶中降旨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從寛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祖儉乃其孫也今投嶺外萬一即死陛下有殺諫臣名臣竊惜之帝問祖儉所言何事人皆知韶州之貶不出上意尋改吉州　庚申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端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黨錮敝漢朋黨亂唐大率由

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之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也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洶憤而李沐以為父老懽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志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

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托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耶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摇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留之不聽是日有旨李沐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右正言知臨安府錢象祖捕諸生押送貶所未幾出驛知泉州時天下號宏中等爲

六君子　秋七月癸酉加韓侂胄保寧節度使　十月丙午竄故相趙汝愚於永州初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宫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謫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安州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趙師古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

二年春正月壬午趙汝愚卒於衡州初汝愚之貶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鍪承侂胄風旨窘辱備至汝愚暴卒天下聞而冤之訃聞上命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益其驗也讒者遂以為罪云　秋七月量徙流人呂祖儉等於內郡祖儉移高安尋卒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

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

四年五月己亥加韓侂胄少傅賜玉帶　八月丙子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為吏部尚書謟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故有是命侂胄嘗值生辰朝臣畢集及之適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閘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是月以趙師𢍰為工

部侍郎師睪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
貢珍異師睪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啟之
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胄有愛
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
或獻北珠冠四枚於韓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
之未有以應也師睪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
者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衆客飲南園過
山庄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

耳俄聞犬嘷叢薄視之乃師羿也侂冑大笑

五年春正月庚子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臨安韓侂冑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冑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為不盛然而至今得罪於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為蹈之

佺胄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已但莫問其人乃知京鎧劉德秀實主其議佺胄取録黄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張嚴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軀年三官而擢璉進義副尉

六年秋七月以陳自強僉書樞密院事自強嘗為韓佺胄童子師及佺胄當國自强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儳居主人出入佺胄家為入言之一日佺胄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佺胄設褥於堂延自强升坐再拜次

召從官同坐從官蹴踖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没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即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遷爲秘書郎既入館即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秉政　九月甲子婺州布衣吕祖泰上書請誅侂胄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累及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

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勲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何人也徒以韓侂胄童稚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厮役

之周筠者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顧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强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下三省朝論雜起御史施康年以為必大實使之遂露章奏劾且謂淳熙之季王淮為首相必大嘗擠而奪之位倡偽徒植黨與今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扣閽自薦以覬召用林栗言偽學之成造端自周必大乞加貶削遂貶必大一官為少保降詔吕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

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押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脊黥面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為言遂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　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　十一月己未皇后韓氏崩

嘉泰元年八月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巖松皆附韓侂胄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

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遂得同知樞密院

二年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初韓侂胄為平江府兵馬鈐轄時師旦以筆吏事之侂胄愛其辨慧帝登極竄姓名於藩邸吏士內遂以隨龍恩得官至是權勢日盛

十二月甲申立貴妃楊氏為皇后自韓侂胄中宮未有所屬后為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

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侂冑有怨矣

加韓侂冑太師封平原郡王先是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冑平章軍國重事侂冑繆為辭謝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位太師侂冑欲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以辛棄疾陳謙等皆起廢顯用當時困於久斥者往往損晚節以規榮進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侂冑之門而蘇師旦周筠又侂冑廝役亦得預聞國政羣小滿

朝勢焰薰灼

三年五月以陳自強為右丞相時韓侂冑專權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強至印空名敕劄授之惟所欲為宰執不與知也言路扼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略無攖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耳加以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併獻凡書題無併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

進千請必諧價而後予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冑為恩主恩父蘇師旦為叔堂吏史達祖為兄侂冑姦宄專國自強表裏之功為多

開禧元年秋七月庚申詔韓侂冑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冑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冑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

時侂胄專政既久黨與徧内外天子孤立於上威行宫
省權震宇内嘗鑿山為沼下瞰太廟出入宫闈無度孝
宗畤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宫人見之往往流涕顔棫
草制以為得聖之清易祓撰荅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
獻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勲余嘉請加九錫趙師
羼亡置平原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
國夫人每内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後
伏誅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北伐更盟

寧宗嘉泰四年春正月韓侂冑定議伐金時金為北鄙韃靼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庫空匱國勢日弱羣盜蜂起民不堪命有勸韓侂冑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冑然之恢復之議遂起聚財募卒出封樁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既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亡願屬大臣備兵為倉卒

應變之計侂胄大喜會鄧友龍使金還言金有賂驛使夜半來見者具言金國困弱王師若來勢如拉朽侂胄聞之用師之意益決矣　五月癸未追封岳飛為鄂王飛先已賜謚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厲諸將故追封之

開禧元年夏四月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啟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　五月金主璟聞朝廷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衂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

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乃命平章布薩揆會兵於汴以備之

六月詔内外諸軍密爲行軍之計　八月金罷河南宣撫司初布薩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荅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殿前副將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爲閒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讋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畀糧精竆蹙饑疾死

者甚衆撰益弛備以其言白於金主璟時金羣臣皆勸

先舉璟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撰

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　丁亥命湖北安撫司增

招神勁軍乙巳以郭倪為鎮江都統兼知揚州　九月

丁未韓侂胄欲審敵虛實遣陳景俊使金賀正旦景俊

還金主璟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為侄國朕遵守

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

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

委曲含容恐徑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

俊還以告陳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　以丘崈為

江淮宣撫使崈辭不拜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崈崈

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

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

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

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崈宣撫江淮崈手

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儆軍

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　十二月戊寅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胄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之傑遂倨慢侂胄請帝還内著作郎朱質乞斬金使不報詔使人更以正旦朝見　二年夏四月庚午追論秦檜主和誤國之罪削奪王爵改謚繆醜　金聞皇甫斌分兵規取唐鄧復命布薩揆領行省於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琦墳凡宋宗族

所居有司提控之　鎮江都統制陳孝慶復泗州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　五月辛巳陳孝慶復虹縣　丁亥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頴上虹縣乃命直學士院李壁草詔下伐金詔略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頃以強鄰猶託要盟朘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嫚詞之見加含

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彼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嘗言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侂胄聞而喜之以為直學士院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璧云　甲午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至蘄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時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亦敗　皇甫斌敗

績於唐州時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

六月甲寅鄧友龍罷以丘崈為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師出無功罷友龍而以崈代之駐揚州崈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觧之計崈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僨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崈欲全淮東兵力為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

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斬郭倬於鎮江　秋七月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召李璧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璧微揣其過以覘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翌日罷師旦籍其家尋除名韶州安置　八月丙子金布薩揆分兵為九道南下揆兵三萬出潁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赫舍哩子仁兵三萬出渦口赫舍哩呼沙呼兵

二萬出清河口完顔充兵一萬出陳倉富察貞兵一萬出成紀完顔綱兵一萬出臨潭舒穆嚕仲兵五千出鹽州完顔璘兵五千出來遠　呼沙呼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　十一月甲申以丘崈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崈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崈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崈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　金完顔匡陷光化棗陽江陵副都統魏友

諒突圍奔襄陽招撫使趙淳焚樊城金人遂破信陽襄陽隨州進圍德安府　金布薩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鄂呑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姚公佐以為誠然悉衆屯花靨以備之揆乃遣薩布等潛師渡八疊駐於南岸官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潁口下安豐軍及霍江縣進圍和州屯於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江表大震　十二月

金赫舍哩子仁陷滁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廪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没於金　時金布薩揆欲通和罷兵有韓元靚者自謂琦五世孫揆遣之渡淮丘崈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靚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墳墓宗族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崈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崈密使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元靚既回崈得金行省文字以聞於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

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崈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崈乃遣陳壁充小使持書於撻懶講和息兵撻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崈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所為非朝廷意且言令三人皆已貶黜撻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崈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撻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

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

藁人數千衣以甲胄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

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

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

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金人

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

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

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

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三年春正月丁丑立宗罷命張巖督視江淮軍馬時金已有和意宗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和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胄為首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侂胄大怒罷宗

二月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

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　是月金布薩揆卒於下蔡揆有疾金主命左丞相完顏宗浩行省事於汴至是揆卒　夏四月以方信孺為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時韓侂胄募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詞答之侂胄矍然信孺遂持張巖書以行　九月貶方信孺官初信孺至濠州赫舍哩子仁止之於獄露刃環守絶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

歸幣可也縳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死生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顔宗浩出就傳舍宗浩遣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决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為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繒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為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

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
謝錢令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蜀中遣師復大散
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於張巖曰若能稱臣
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欲世為子國即盡劃大江為
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匹犒師銀
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信
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
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

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强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説及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柟薦乃命柟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柟王倫之孫也　辛卯以趙淳為江淮制置使乙未張巖罷韓侂胄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鋭意用兵乃以淳鎮江淮而罷巖巖開督府九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萬緡而無寸功十一月乙亥禮部侍郎史彌遠奏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

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韓侂冑意猶未已中外憂懼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冑皇后楊氏素怨侂冑因使皇子榮王曮具疏言侂冑再啟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荅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諾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忤侂冑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以告李壁壁謂事緩恐泄乃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統兵三百候侂冑入朝至太廟前即呵

止之擁至玉津園側殺之彌遠象祖以聞帝猶未信既乃知之遂下詔暴揚侂胄罪惡於中外葢其謀始於彌遠而成於楊后及后兄次山帝初無意也侂胄既死錢象祖探懐中堂帖授陳自强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强即上馬去丁丑貶自强永州居住已卯斬蘇師旦

嘉定元年春正月戊寅右諫議大夫葉時請梟韓侂胄首於兩淮不報　三月癸酉復秦檜王爵贈謚

已丑王柟自金軍還初柟至金請依靖康故事世為伯

姪之國增歲幣為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柟言奏於金主璟璟命匡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喻以誅韓侂胄事柟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柟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柟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爾匡曰南朝欲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決因遣柟還索侂胄首詔百官集議倪思謂有傷國體吏部尚書樓

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
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
之事遂以侂胄及蘇師旦首付王柟送金師以易淮陝
侵地　六月王柟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主璟御應
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
於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於軍器庫遂命完
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
及濠州　八月置安邊所凡韓侂胄與其他權倖沒入

之田及園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凡所輸錢租籍以給行人金繒之費迨後與北方絶好軍需邉用每於此取之　九月辛丑金遣完顔侃喬宇來詔以金國和議成諭天下

吴曦之叛

光宗紹煕三年夏四月以丘崈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初留正帥蜀慮吴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邉三將惟吴氏世襲兵柄號為吴家軍不知有朝

廷遂以户部侍郎丘崈往崈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脱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四年五月利州安撫使吳挺卒丘崈使總領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知樞密院趙汝愚亦言吳氏世掌西兵非國家之利宜别置帥遂以興州都統制代挺以挺子曦帶御器械

寧宗嘉泰元年秋七月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曦時為

殿前副都指揮使蔚蔚不得志乃以賄賂宰輔規求還蜀陳自強為言於韓侂冑侂冑許之遂有是命曦至興州因譖副統制王大節罷其官由是兵權悉歸於曦異志遂成矣

開禧二年三月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松移司興元東以軍三萬屬之曦進屯河池西以軍六萬屬之仍聽節制財賦按劾計司曦由是益得自專松無所關預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庭叅曦聞之及境而

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以去松不悟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知大安軍安丙陳十可憂於松既而松開府漢中夜延丙議丙為松言曦必誤國松亦不省　夏四月丁丑吳曦叛曦既得志與其從弟晛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為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於金求封蜀王　十二月吳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冑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度秦隴與金人戰

以堅佐胄之心金人聞曦叛求封大喜與曦詔曰卿家專制蜀漢積有歲年猜嫌既萌進退維谷且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於南北一朝見忌遂被誅夷之慘可不畏哉智者順時而動明者因機而決今大軍臨江若能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我師東下無西顧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掎角則旌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略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吴端署

為永洛城廵撿使遣人報曦曦得報心喜以程松在興
元未敢發詐稱狀殺璘而陰遣使送款於綱及金將蒲
察貞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
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貞入成州曦因焚河池退保青野
原金人無復顧慮　時興州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
吴曦聞金兵至因撤蔦關之戍金人由抜閘谷遶出關
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罝口完顏綱遣張仔會
之且索曦告身為信曦盡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璟命

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畫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騤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

金完顏綽和攻鳳州程松猶未知吳曦之叛遣人求援於曦曦紿言當得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書諷松使去

松不知所為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亟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詆曦匄贐稱曦為蜀王曦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為劒亟逃奔使者追予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陜西向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

三年春正月辛卯吳曦自稱蜀王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曦即興州為行宫改元置百官遣董鎮至成都治宫殿欲徙居之議行削髮左

祚之令稱臣於金分其所統兵十萬為統帥遣祿祁等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黄榜於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為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為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先是從事郎錢鞏之從曦在河池嘗夢曦禱神祠以銀杯為珓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能辦此鞏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曦曦遂召丙用事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

仲不屈飲藥而死吳晛為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保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泰自瞽其目李道傳鄧性甫楊泰之悉棄官去　二月己未以楊輔為四川制置使吳曦逐之初輔知成都嘗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青城山道人安世通獻書於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闕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為公初得曦檄即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

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劍門檄
夔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
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
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救子之理此
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
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為叛
也且曦叛雖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士大夫尚以虛
文見招亦以公論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

徒為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因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汙面戴天同為叛民也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尤切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而去　乙亥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吳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

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病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西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

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略曰惟干戈肖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乃甘肆逆之謀邦有常刑罪在不赦　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偽宫時偽宫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梃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戸内曦啓戸欲逸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頰曦反撲貴仆於地好

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攝四川宣撫使臣源權參賛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立凡四十一日金遣珠赫呼髙琪奉冊於曦未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似非附

逆者或能討賊佗冑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
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書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聞
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於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
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
存璘廟祀玠子孫免連坐初曦未叛時嘗校獵塞上一
日夜歸笳鼓競奏轔載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
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
所見皆符殊以為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

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由是而決葢其妄心一萌遂奪其魄舉目形似已兆覆亡之禍矣　三月丁丑斬僞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於利州庚子以楊輔爲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許奕爲宣諭使　壬寅連貶程松澧州安置　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敵破膽矣關外西和成階鳳四州爲蜀要害盍乗勢復取之不然必爲後患丙從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和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鋭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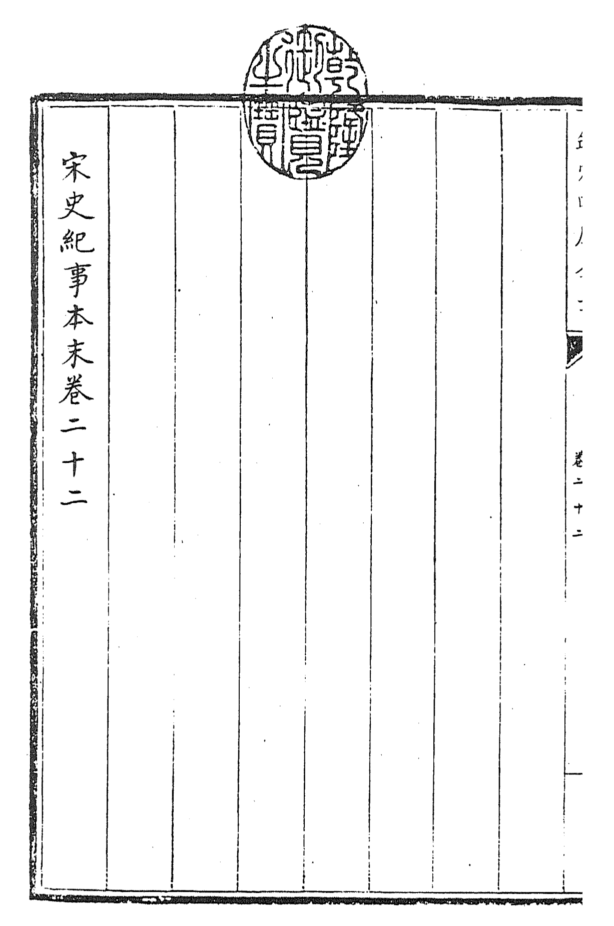
大散關好義進兵次於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於官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宣撫司楊輔安丙不許士氣皆沮孫忠銳因而失守散關丙素惡忠銳檄其還欲廢之先命楊巨源偕朱邦寧以朽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殺之并其子撥丙遂以忠銳附偽表聞於朝　丁卯楊輔還

以吴獵為四川制置使時朝廷察安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　李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吴曦故將王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死而昌國遁矣既殮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冤之號慟如私親朝廷慮喜為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死　六月安丙殺楊巨源初吴曦之誅實楊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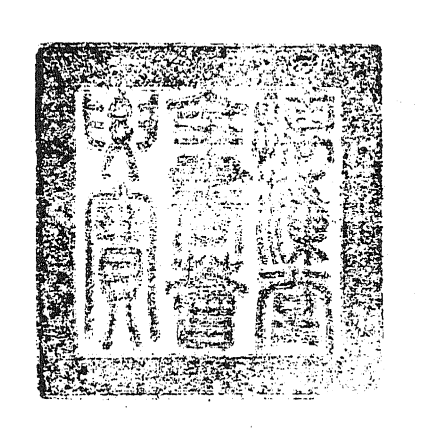
源李好義為首倡功最大既安丙以討賊事聞於朝詐言以巨源好義為首實則獨後二人及獎諭詔書至沔州巨源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僅與通判心益不平乃為啟以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節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既又愬功於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王喜鞫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樞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械巨源收送

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拔刀取其頭不絶者踰寸遂以巨源自殪聞忠義之士莫不扼腕流涕劒外士人張伯威為文以吊其詞尤悲切丙以人情洶洶上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

嘉定二年八月以安丙為四川制置大使罷宣撫司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張龍圻